



看劍念奴嬌

上



險惡江湖系列卷二

看劍念奴嬌

(上)

独孤残红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看剑念奴娇

上集目录

一	华山道上	1
二	红蝙蝠魔粉	17
三	小百毒娘子	34
四	小魔女与小艳女	49
五	百足灵虫飞天蜈蚣	64
六	百毒娘子孙三娘	80
七	六不和尚戏三娘	99
八	秘密交易	114
九	银针逼毒	130
十	三个美女与一个丑八怪	145
十一	怒闯娘娘宫	161
十二	手帕题诗	177
十三	隐蔽在山洞里的云封观	193
十四	跳进化龙池	208
十五	吸血红魔红蝙蝠廖天奎	224

一 华山道上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、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崩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、檣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。

华山。五大名山之一。

东峰，南峰，中峰，西峰，北峰，为华山五峰。

五峰拔地直立，雄奇险峻，高入云天。远远望去，如五指微张，又似莲瓣花开，故名华山。

华山虽属秦岭山脉，但却孤耸于平原之上，千仞峭壁在坦坦平原衬托之下，更显得险峻挺拔，雄伟壮丽。

西峰，一条崎岖的山路上，行走着一个带竹笠的流浪汉。他就是来自大漠鹿子原死亡谷中的狼崽徐天良。

他顿步在山路中，凝目眺望。

这时，落日已完全隐没于西峰山脊后面，天边只剩下淡淡的残霞。

残霞呈猩红色，就像是一道道滴流的鲜血。

山路上，没有行人。

天空中，一只飞鸟也没有。

他抬手摘下头上的竹笠，露出了那张布满了火烧伤疤痕的脸。

这脸那么狰狞可怖，顿时，天空都暗了下来。

他凝立着，注视着空中。

一种凝定虚无的诗意，似乎从苍穹之中降落到山峰上。

他不觉发出一声出自内心的幽幽的叹息。

他叹息自己，叹息命运，叹息人生，也叹息眼前这接近黄昏的夜景。

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！黄昏之后，便是可怕的黑夜。

他隐有一种不祥之感。

他奉命来华山云封观，寻找青云道长索取画有金陵宝藏的内纱衣，但进山三天了，连云封观都没有找到。

在华山，谁也没有听到过云封观。

难道主人的旨令有错？

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他连想都不敢想。

还有两件使他感到害怕而又担心的事。

华山里外，出现了许多武林人物，华山派对他似乎充满敌意，派人日夜监视着他。

更可怕的是，除华山派监视他的人之外，他还感到有一个无形的身影，像鬼魅似地跟着他。

今天，他好不容易甩掉了华山派监视他的人，独自登上了西峰。

然而，在西峰之巅，他仍未能找到什么云封观。

难道华山真没有云封观？

他感到茫然与困惑，同时也感到了厌倦。

天空突然飘来一片乌云，将猩红的晚霞掩住。

西峰山路暗了下来。

他神志恍惚之中，感到有些诧异：黑夜这么快就来了么？

一声震耳的雷声，在山峰顶上炸开。

他打了一个颤。

要下雨了？

这个念头刚刚从他脑子中闪过，雨珠便从空中泼落下来。

雨洒落在他的头上，温柔地揉搓着他赤裸的手臂。

山中的天气就像猴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

刚才还是晚霞满天，现在却是乌云密布，大雨倾盆。

他痴痴地呆立着。

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顺着肩膀往下流，直流进他的胸衣里，湿透了全身。

突然，他想起了他整形的脸，想起了他神圣的使命。

于是，他急步后退。

他身后十丈远的山路旁，有一个可以避雨的小山洞。

他退入洞中，人已似个落汤鸡。

他仍痴痴地望洞外。

天已经完全黑了。雨越下越猛，就像是有人在上面往下泼水。

一道耀目的电光，似利剑划破了天空的黑幕。

一声沉闷的雷响，山岳都在震动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此话不假。

人有旦夕祸福。华山此行，他的命运如何？

他仿佛听到了山岳万物深沉的哀叫，嗅到了弥漫在雨丝中的血腥。

忽然，他看见有一条人影像小鸟似地窜过雨帘，向小山洞飞来。

同时，耳旁响起了一个带着斥喝的声音：“让开！丑鬼，让开些！”

他下意识地往后一退，竹笠掩住了脸。

人影飞落至洞前，抢入洞里。

“喂！还不能往里站一些么？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清脆悦耳，十分动听，但有几分泼辣。

徐天良没有答话，但也没有再退。

山洞很小，他已经贴到了洞底的石壁上，无法再退。

那女人冷冷地哼了一声，转背而立。

她转身的刹那，头上一朵珠花坠落下地，身上的那袭披风被其双肘高高撑开。

徐天良眼力极好，瞬间看清了对方披风里的一身白色缀花衣裳，因为衣裳已被淋湿，被衣裳紧紧裹着的，是一副窈窕婀娜的动人身材。

他不禁心一动，想起了钱小暗。

他暗自咬住了嘴唇，忿忿地责骂着自己：“丑鬼，还想着她干什么？”

洞外的雨还在猛落。

“这该死的雨！可恶的雨……”那女人跺着脚，忿忿地骂

着，“本姑娘上山峰采的药要是给淋坏了，我要将这个鬼天刺个稀巴烂，让你永远落个不停！”

这女人是西峰山里的人？

她是否知道云封观？

徐天良心一动，但没贸然开口问话。

他已有了经验，女人大都难缠，还是去问别的人为好。

他索性微闭起眼，想自己的心事。

六不和尚为什么没在华山出现？

云封观先出于六不和尚之口，六不和尚一定知道云封观在哪里。

这个癫和尚为何知道旨令于自己之前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

真的，他很希望六不和尚能在这个时候出现。

洞口的女人停止了咒骂。

徐天良出人的沉静，使她感到了好奇。

她两次扭回头来看徐天良，有一次甚至绽唇对他笑了笑，他居然毫无反应。

他沉缅在自己的沉思中，竟没有发现她两次回头。

这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外，徐沧浪培养出来的文狂书生的痴性。

这痴性是他致命的弱点，但也是他日后学最高武学“佛魔同道”的先决条件，他能在任何环境下忘掉自我，进入忘我境界。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，就连少林的天然方丈与天佛大师也做不到这一点。

那女人生气了，赌气地转脸再不理他。

洞外的雨还在下。

洞内的空气却突然凝结起来，静得令人窒息。

那女人的脸因为气愤而涨得有些泛红，她从来没受到过男人这般的冷落。

她心里暗自地骂着：“丑鬼，丑八怪！你是聋子还是哑巴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以为两人在这洞里不说话，就很热闹吗？”

徐天良仍然像块石头呆立着。

她继续无声地道：“丑鬼！你竟敢不理我，连我对你笑，你也不理睬。你行，你有本事！日后你若有事求我，或是落在我的手中，本姑娘定要将你整治个死去活来！”

徐天良依旧没有反应。

半个时辰后，雨停了。

她故意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抬脚就走。

“哎！请留步。”徐天良突然发话了。

“好小子！原来不是个哑巴。”她心里又气又恼，极不是滋味，“在洞里时不说话，现在要走，他就开口了，要本姑娘的乐子？”

徐天良拾起掉落在地上的珠花，走到她身后道：“这位大姐……”

“大姐”是他对对方的一种敬称，以表示自己的客气。

“大姐？”她厉声打断他的话，“我很老吗？”

她说话间，猛然转过身来。

这时，徐天良才看清了她的面目。

她年约十五六岁，一张俏丽的瓜子脸，脸腮如同三月红透了的樱桃，双眼如夏荷滚露，晶莹亮澈，漂亮极了。

华山竟有这样的美人？

这是他看到她面孔时，刹时间，从他脑海掠过的念头。

她见他怔住的神态，竟然又朝他莞尔一笑，腮帮上顿添

两颗醉人的酒窝，使她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娇甜妩媚之姿。

徐天良左手竹笠遮住脸，右手举着珠花，尴尬地道：“这位小妹，对不起……”

“小妹？”少女顿时怒容满面，“小妹是你能叫的么？”

徐天良真正的怔住了。

“小妹”是对对方的一种亲热称呼，表示自己的友好，为什么又叫不得？

大姐叫不得，小妹不能叫，该如何称呼她？

少女斥声道：“在咱们这里，除了我师娘能叫我小妹外，就只有我的男人或我的心上人才能叫我小妹。可现在我还没有男人和心上人。因此，除了师娘外，无论是谁都不能叫我小妹，你只能叫我一声姑娘。”

徐天良轻哦了一声，随即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少女明眸光亮灼灼：“对不起就算了，岂不太便宜你了？”

好骄傲的姑娘！

心念一动，立即想到了钱小晴，他低下头，温和地道：“小生知错了，望姑娘见谅。”

“小生？”少女格格一笑，嘲弄地道：“你这张丑八怪的脸，也能算是小生？你只能算是丑鬼。”

徐天良心中悚然一惊，眼中闪过一道棱芒。

他并不计较少女的这带侮辱性的话，她说的是实话，并没有什么错。他惊的是少女的目力。

少女入洞后，他一直将竹笠遮住了脸，回想起少女在入洞前的斥喝声：“丑鬼，让开些。”现在看来，她这一声斥喝，是已看清了他的疤痕脸面。

在光线如此暗淡，能见度极差的雨帘中，而且还在运动

飞跃，竟然能看清他的脸，此少女决非等闲之辈！

少女见他没作声，居然咄咄逼人地道：“难道你不承认你是个丑鬼吗？”

徐天良深吸口气，然后抱着竹笠，一躬到地道：“丑鬼知错了，还望姑娘宽宏大量，饶过丑鬼。”

少女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，不觉“噗哧”一笑：“这还差不多，暂且饶过这次，下次不行！”

还会有下次么？

徐天良暗自一笑。少女的天真，使他胸中刚泛起的一点怨气，已荡然无存。

他低着头，递上珠花：“你掉东西了。”

少女接过珠花，轻嗯了一声道：“你这个人虽丑，但很老实，心地也很善良。”

徐天良忍不住又暗自一笑。

狼崽、西子庄的杀手、皇陵的圣命使者很老实？很善良？连他自己也根本不相信。

少女浅笑着，晃着手中的珠花：“看在你送还珠花的情面上，本姑娘特别照顾你，回答你一个问题，你问吧。”

“回答一个问题？”徐天良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这少女在故弄什么玄虚？

少女肃起面容道：“记住，仅只一问，多一问，姑娘决不会回答。”

徐天良低头沉吟不语。

他摸不清少女的企图，心中顿生一成戒意。

少女得意地道：“你不想问是不是？本姑娘已经说过了，是特别照顾你，换了那些华山派的弟子，一百两银子一个问，

本姑娘还不愿意回答呢。”

徐天良心一动，于是道：“请问……”

“哎！”少女打断他的话，“抬起头来说话，问话时，要面对对方，一片诚心才行。”

“我……”徐天良犹豫不决。

少女端然地道：“你的丑脸，我早已见过了，还有什么害羞的，好隐瞒的？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勇敢，是什么模样，就是什么模样，要怎样，就怎样！天坍下来，地陷下去，也只不过是人一个，命一条……”

“好，但愿不要吓着了姑娘。”徐天良垂下竹笠，猛然抬起了头。

“呀！”少女果然发出一声尖叫。

“不好意思，吓着姑娘了。”徐天良歉意地道。

“嘿嘿嘿嘿，”少女忽然一阵嘻笑，“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”

徐天良不知所云，怔怔地看着她。

少女抿抿樱唇道：“丑人我见的多了，比你还要丑十倍的人我都见过，怎会被你这张脸所吓住？我只不过是逗你耍耍罢了。想不到你竟这么认真。”

徐天良眉头微攒。

这少女是干什么的，哪家人家的闺女，怎会见过许多丑人？

他想问，却又不敢开口。

少女说过只准一问，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想问。

少女未待他开口，却问道：“你这脸上的火烧疤痕，因何而来？”

徐天良闻言，立即板起脸道：“这是在下隐私，无可奉

告。”

少女冷嗤了一声道：“其实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脸上的疤伤，是有人用火把烫伤的，烫伤之后，敷了‘变容冷冻膏’。”

徐天良忍不住失口道：“不是变容冷冻膏，是天山冰莲玉液膏。”

少女闪亮的眸光盯着他道：“你小子真傻，被人骗了还不知道。若是天山冰莲玉液膏，本姑娘七天之内，就能治好你的烧伤疤痕。但敷了变容冷冻膏，本姑娘就无能为力了。因为敷这种药的目的，是使你的脸完全变形，变得让人无法辨识……”

徐天良截住少女的话，沉声道：“姑娘，请问云封观在哪里？”

少女闻言，身一震，默然了片刻道：“这就是你的问题？”

她原以为他问的问题，一定是诸如姑娘芳名，住在哪里，家中有何人等等此类问题。

此问实是出乎她的意料。

徐天良追问道：“姑娘不知道？”

少女俏脸上露出了几分难色。

这是个既出乎意料，而又不能回答的问题。

她生在华山，长在华山，对华山五峰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，但她却不知道华山有个云封观。

看徐天良一本正经的神情，不像是在开玩笑，她怎能说不知道，而让对方看不起自己？

她思索着怎么回答，才能保住自己的脸面。

徐天良见她表情，知有难处，于是又道：“姑娘是不知道

或是不愿讲，请姑娘明言，在下决不会为难姑娘。”

少女只要能证实华山是否有个云封观就行了。只要华山有云封观，他就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它。

少女想了想，忽然举起右手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弧，手指往地下一指，抿唇一笑：“你自己去找吧，我该走了。”

她也不待他说话，身形骤起，如同一缕轻烟竟向山峰顶飘逸而去。

徐天良怔立在原地。

她刚才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

他眉头攒紧，百思不解。

其实，她的手势很简单。她只不过是随便做了个手势给了他一个无声的回答：“这个问题对我也是个疑问，你问我，我又问谁？”

他目光扫过四周，瞳仁里闪出绿芒。

山路不远处，有一条岔路，岔路通向山谷地，那弯曲的岔路，远远看去，就像少女刚才手划的弧线。

莫非云封观，并不在白云缭绕的山峰顶，而在雾气氤氲的山谷地里？

他曲解了少女手势的意思。

他竹笠往头上一戴，飞身掠向山路的岔道。

雨后的山路很滑，但对他这位踏雪无痕的高手来说，并没有什么碍事，丝毫不影响他行进的速度。

一袋烟的功夫。

徐天良已到了山谷地。

谷崖陡峭的石壁旁，是一片黑黝黝的丛林。

丛林连绵不断延伸进山谷里，究竟有多深，无法知道。

这谷地里怎会有寺庙？

他暗自觉得上了那少女的当了。

一点鬼火似的灯光，从路边的丛林中闪射而出。

林中有人家？

他心念一动，人已抢入丛林。

光亮在眼前闪动。

他拨开缠绕在树间的青藤，朝着光亮闪动处走去。

行不到十丈远，他已踏入林间的一块草坪。

草坪很小，依倚着一堵突出的像鹰头似的大石崖。正因为大石崖突出的特殊形状，丛林才没长到这里。

石崖下，一间茅屋。

那鬼火似的灯光，正是从茅屋里射出来的。

夜色虽然很暗，但时辰尚早，刚刚入夜不久。

他踏步上前。

问一问茅屋的主人，便可知道山谷地里是否有座云封观。

他走到茅屋门前，举手准备叩门。

刹时，他愣住了，两只眼睛几乎从疤痕堆里鼓出来。

茅屋门楣上贴着一张红纸，红纸上赫然写着“云封观”三个字。

简直不可思议！

云封观不是一座寺庙，而是一间茅屋。

若无少女的指点，他怎能找得到这座云封观？

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他未加思索，立即平手推门。

门是虚掩着的，一推就开。

茅屋里搁着一张小桌，桌上点着一盏死气灯。

他所见到鬼火似的灯光，便是这死气灯的光亮。

正壁上帖着一张太上老君的画像。

屋内不见一个人影。

他跨入门内，欺身到桌前。

此时，突然死气灯熄灭了，屋内顿时一片漆黑。

徐天良身形一侧，已闪到桌边，手按住了腰间天神剑的剑柄。

没有人来袭击。

也没有人现身。

青云道长是出屋尚未归来，还是隐身在这茅屋的某个秘密处？

徐天良思忖片刻，从腰囊中取出了火折。

不管怎么样，先将茅屋搜一遍再说。

他“噌”地擦燃火折，去点桌上的灯。

此刻，他发觉桌上还有一支蜡烛，于是，火折一移，点燃了蜡烛。

点蜡烛比点死气灯方便得多，而且执在手中搜索屋内，也要比死气灯轻便。

他没想到，他这一举竟是个错误的选择。

江湖上的人，生与死常在一念之间。他也是一样。

选择死气灯是活。

选择蜡烛是死。

而他偏偏选择了蜡烛。

他手执蜡烛，开始在屋内搜索寻找可能藏身的秘洞。

一股淡淡的异香，自蜡烛上发出，在屋内幽幽地流动。

他缩了缩鼻孔。

屋内哪来的花香？

随着这泛起的意念，他的身心觉得有点恍惚起来。

接着，他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

不好，中道了！

他目光转向手中的蜡烛，烛焰呈黯红色，火苗拉得很长。

异香就从火焰中发出。

一支有毒的蜡烛！

他刚意识到这一点，眼中的烛焰一分为二，对裂成双，迸出无数的金星。

“扑通！”他一头栽倒在地。

蜡烛熄灭了，屋内一片黑暗。

屋门洞开，一条纤细的人影出现在门边。

暴雨过后的夜风，轻轻地吹着，显得格外地柔和。

然而，那人影却在柔和的夜风中急剧地颤抖。

“天良！”那人影突然跪倒在茅屋门前，仰面向天呼道，“你为什么 not 点死气灯，却要点这支蜡烛？”

人影便是钱小晴。

也就是在这座“云封观”守株待兔，听凭命运摆布的“青云道长”。

钱小晴与寥小瑶分手后，怀着一颗爱恨交织的心，赶在徐天良之前到了华山。

她决定在华山云封观向徐天良下手。

她之所以这样选择，有她的道理。

徐天良受命来云封观，到了观中一定会保持高度的警惕，那时她动手，就少一分成功的机会。

一旦她失手，她就会回铁血堡，那时纵是见到九泉之下